



甘蔗被称为“补血果”。

老父的家训

□ 聂勇军

5年前,老父独自在地里挖菜时因突发脑溢血而晕倒在地,等家人找到他时老父已不能言,陷入深度昏迷,当晚溘然长逝,享年68岁。老父身体其实蛮好,除了平日里爱喝点小酒,如果当时老父发病时我们在其身旁,也许老父尚有救,这成了我们兄弟永远的遗憾。

老父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:曹操学不得,要学刘玄德。这既是他的口头禅,也是咱家的家风家训,即做人要以诚相待,仁义宽厚,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不要辜负人;做事要坦荡正直,说话算数,竭尽全力,无愧于心。

父亲常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本分善良,心怀爱心,少一些斤斤计较,多一些宽容体谅。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是:小时候,二叔与父亲分家,二叔借口要结婚,要了阳光较好、面积较大的二楼,而将又潮又黑、环境差的一楼给了父亲。父亲没说什么,一住就是七八年,此后村里搞开发,屋后修了一条大马路,父亲将一楼靠外的窗户拆了,开了个门,变成了一个小门面,出租后每月可净收2000元,这下二叔红眼了,要与父亲平分租金。尽管纯属无理取闹,加之我们都长大了,完全可以干一架,可父亲最后在村长的调解下,还是一次性给二叔2万元作个了结。为此事我们没少埋怨父亲,骂父亲熊,可父亲总说钱可以再挣,为几万元让亲情断绝了划不来。后来二叔打架犯事,父亲出钱出力,安抚受害者一家,让二叔少判了几年。二叔幡然悔悟,向父亲诚恳道歉,兄弟又和好如初。

不但对亲人有爱,对村里人,父亲也一样宅心仁

厚,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。这几年,村里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,每到农忙时节,许多家庭农田没人翻耕,父亲犁完自家田后,总是将隔壁左右的田一道犁完。村里人要感谢他,父亲总是推托,实在推托不了,父亲说,那就来个二两酒吧。因此每到农忙结束时,父亲总有喝不完的酒。

父亲对红白喜事特内行,对宾客座位安排最有心得,因此,只要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,总少不了父亲这个总指挥。父亲有理有节,总是将来客安排得舒舒服服,绝少有因座位问题而吵闹不休掀桌子之事发生。

为此,父亲在村里威望很高,说话有分量,村里的纠纷只要父亲赶到往往就可得到解决。

每年春节,家里大门的对联横批永远是“光明正大”四个字。父亲借此要求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,做事要踏踏实实、团团圆圆。这其实也是父亲为人处世的良好写照。

父亲的良好品行也深深感染了我们。我们兄弟三人,个个心地善良,热心助人,凡事以理服人,从不凭兄弟多而仗势欺人,与周围人关系都很好。

父亲并没读多少书,在他的头脑中,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他也许并不清楚,只是通过鼓书介绍,知道曹操是白脸奸臣而已,而刘玄德仁义爱人,关怀百姓,待兄弟情真,又得诸葛亮相助,是个仁君,他就认为刘备是个大好人。所以,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很低,即做个像刘备那样的好人,不要做曹操那样的坏人。要求我们不要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,要做个好人,而决不能当坏人、当恶人。

忆父亲

□ 小妹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,感觉中,父亲仍然和母亲、和我们在一起,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父亲出生于名门望族——合肥李氏家族,祖籍合肥郊区永安乡,祖父李澍国(字荫宇)。抗战期间,因祖宅李家圩子建筑宏大、气派(四周有护圩河、四角有岗楼),成为日军轰炸的首要目标,祖父也丧生于日军空袭中,当时父亲8岁,叔叔年仅3岁。祖母一生守寡,将父亲姐弟四人拉扯成人。虽身在大家族中衣食无忧,但寡母幼子小家庭的操劳也让祖母心力交瘁。为报国恨家仇,父亲和叔叔坚决要求参加空军,父亲因色弱未能如愿。作为家中的长子,父亲体谅和不忍离开寡居的祖母,没有随姐姐赴北平读大学,考入合肥一中商科班学习,毕业后进入省人民银行工作。

1951年,父亲踊跃响应省政府支援偏远地区金融建设的号召,与同班同学兼同事的母亲一起,奔赴皖北小城,在那里结婚成家、养育了我们兄妹3人,父亲也成为技术骨干和业务领导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,我们兄妹相继因招工、升学离开皖北小城后,母亲终于叶落归根,回到了祖籍合肥的老单位,仍然从事自己钟爱的老本行——金融工作,直至退休。

父亲心地单纯善良几近透明,加上业务精、人缘佳,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父亲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。业务职称很早晋升至高级会计师,行政职务为稽核处长。父亲退休后积极锻炼身体,头脑清楚、思维敏捷,看报纸、看新闻,关心国内外大事,居然能和准备高考的孙子PK时事要闻。父亲一生节俭,但在觉得儿孙们有需要时,总是和母亲一起送上不菲的礼金。

我是父亲唯一的小女儿,父亲一直对我极尽宠爱。在我出生时,父亲欣喜若狂,广发喜蛋。这在偏远、封建的皖北小城,一度成为新闻。小时候淘气无度让父亲实在不能容忍时,斥责我时声色俱厉,但高扬的巴掌落到我身上时却如鹅毛般的轻柔,以至于母亲和邻居们常为两个哥哥鸣不平。在父亲的眼里,我一直是没有长大的女儿。大学毕业后,父亲还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单位报到。直到现在,只要父亲知道我一个人

在家,总是要我回去住,或者再三叮嘱我注意安全。每天报平安的电话更是不可忽略。偶尔我忘了,父亲总是会有电话追来,问我在哪里、在干什么。有那么几年,我工作很忙,常常早上班、晚下班,节假日值班。尤其是有一天晚上,父亲血压高到200汞柱,我却接到要去单位办理紧急公文电话。离家时,父亲嘴里支持我,背后却和母亲嘀咕,女儿怎么忙成这样啊?!

小时候,父亲是我的强大依靠,长大后我成了父亲的心灵安慰和精神支柱。尤其是病中的父亲,对我的依赖前所未有的。不管医生用什么医疗器械,甚至是吃药,父亲都说等我女儿来了再说。父亲一度病危,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每次探视时,我都想方设法讲一些他最想听、让他高兴的事,每次都能让父亲绽开笑容。医生护士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戴着呼吸机的病人居然还能笑,我听后潸然泪下,心酸不已。女儿的话固然让父亲开心,但焉知不是父亲强打精神宽慰女儿呢?

严冬过去了,父亲的病情相对稳定,春天给我们、也给医生护士们带来了希望。那个周日傍晚,我们全家离开病房时,父亲微笑着和我们告别,可是没有任何征兆地,翌日凌晨父亲在睡梦中离世了……我们赶到医院时,处于抢救中的父亲仿佛熟睡中,面容安详、没有丝毫痛苦……这也是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……

父亲身体一向很好,这次入院,父亲似乎有所预感,在一个周日,将我们兄妹全家招至床前,口授嘱托“八不”:身后不打扰单位、不设治丧委员会、不发讣告、不设灵堂、不搞遗体告别、不开追悼会、不保留骨灰、不置墓地。一再强调要我整理打印出来给他签字,并要我们保证一一照办。我哭着问父亲:没有墓地,以后我们想念您时到哪里找您啊?父亲充满玄机地笑着说:会有办法的!病中的父亲唯恐给子女添加负担,生怕影响我们的工作,总是不让我们在医院待得太久。父亲不担心我的工作情况、不担心我的为人处世,唯一担心我性格软弱,不够坚强。

父亲一生平凡、普通,但他爱国爱家、爱岗敬业,他的高风亮节、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会世代相传下去的!

道不尽 对外婆的怀念

□ 佟雨航

外婆,清明节快到了,无论天气怎样,我都会回乡下去祭拜您的。

您4岁时就被父母送与外公家做童养媳,6岁时被外祖父一根扁担挑着,一头箩筐里装着外公,另一头箩筐里装着您,从山东逃荒来到黑龙江。在黑龙江一个叫刘家沟的小村落,15岁的您与17岁的外公结为了夫妻。

您一生共生养了四儿四女。生三姨时,您患上乳腺病,由于没钱上城里医治,找了个江湖郎中为您做了乳腺切除手术,不知是手术时切错了哪根神经,总之术后您便留下了跛脚的毛病。

但苦难并未就此戛然而止。您32岁时,最小的老舅还在襁褓之中,外公便染上恶疾去世,留下您和8个从1岁到16岁的孩子。您没有再嫁,守着自己和儿女们,拖着残腿,勤扒苦做,总算把儿女们相继养大成人,结婚成家。

当给最小的老舅办完婚事,您已经67岁了。因为儿媳众多,纷争不断,您提出自己单过。三间草坯房,东一间分给三舅,西一间分给老舅,中间的灶间在北面隔出一间小屋子给了您。小屋里有小炕,还搭了一个小锅小灶。您把小屋打扫得干净整洁,墙上贴了一张胖小子抱鲢鱼的年画。

我家离您家只有两里路,我家住在前屯,村小学就在您住的后屯。我上小学时,遇到刮风、下雨天气,您就接我去您家住。我很喜欢住在您家,因为只要我一去,您就会给我烙油饼吃。金黄金黄的油饼,那香味至今仍弥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晚上,我躺在被窝里,您手擎一根长烟袋,吧嗒吧嗒地吸。暗夜里随着红火头一明一暗,一个个民间传奇故事便从您嘴里飘了出来。

单过的那几年,是您最美好的时光。姨妈们和我母亲轮流去看望您,每次去都会给您带去一些好吃的和衣物。您一个人吃穿不愁,日子过得悠哉快哉。可是,厄运偏偏还是不肯放过善良的您。73岁时,您得了老年痴呆症,人时而清醒,时而呆傻。那时老舅已经搬出去另起炉灶,三间草坯房只住着您和三舅一家。三舅主动提出赡养生病的您,其实是贪图那三间房产。三舅妈待您不好,因为怕您在炕上抹屎抹尿,三舅妈就经常饿着您,不把姨妈们和我母亲买给您的糕点拿给您吃。为此,我母亲没少和三舅三舅妈吵架。最后,我母亲把您接到我家里伺候。

您在我家住了半年多,有一天,突然清醒的您非要母亲把您送回三舅家,我母亲怎么劝都不行。您回到三舅家的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。至此,我们才知道您知道自己不行了,要“叶落归根”。

一晃儿,您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。都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,但现在每每想起您苦难的一生,我仍控制不住要落泪如雨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、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478702039@qq.com。